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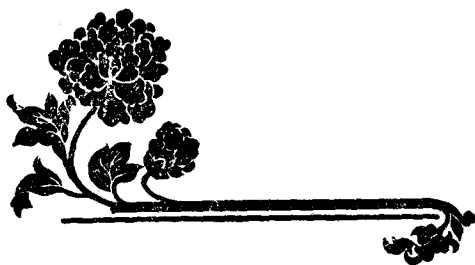


九場話劇

紅旗譜

HONGQIPU

百花文艺出版社



紅 旗 譜

梁 斌 原著
河北省話劇團 改編
魯 迅 村里 尤克 執筆

百 花 文 藝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是根据长篇小说《红旗谱》改编而成的一个话剧剧本。

剧本重点描写了朱老忠、严志和等在党的领导下，联合四十八村的农民取得了反割头税斗争的胜利。剧本歌颂了党的领导、歌颂了以朱老忠为代表的农民英雄，同时突出的说明了，我国农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才能真正的摆脱封建枷锁，得到彻底解放。剧本的政治质量和艺术质量都比较高，是一次成功的艺术再创作。

紅 旗 譜

梁 斌 原著

河北省話劇團 改編

魯速 村里 尤克 執筆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錦州道6號)天津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津出字第008號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書店發行

开本 787X1092 1/32 印張 4 3/4 字數 86,000

1960年9月第1版 196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7,000

人 物 表

- 朱老巩 农民英雄。
- 严老祥 老巩之好友。
- 老祥妻
- 小虎子 老巩之子（朱老忠童年）。
- 小志和 老祥之子（严志和童年）。
- 灵 姐 老巩之女。
- 朱小明 （朱老明童年）。
- 朱大贵 老忠之长子。
- 朱二贵 老忠之次子。
- 严运涛 志和之长子。
- 严江涛 志和之次子。
- 老驴头 中农。
- 春 兰 老驴头之女。
- 贵他娘 老忠之妻。
- 涛他娘 志和之妻。
- 伍老拔 伍家庄穷人会负责人。
- 朱老星 穷人会会员。
- 贾湘农 党的领导者。
- 严小萍 青年学生。
- 小栓子 农民。

灶 火 农民。

馮蘭池 土豪。

李德才 馮家狗腿子。

严老尙 沒落豪紳。

銅匠甲

銅匠乙

承 审

警 察 甲、乙。

班 长

士 兵 甲、乙、丙。

打 手 甲、乙、丙、丁。

保安队员若干。

男女群众。

幕 前 歌

滹沱河，滹沱河，
河水滾滾泥沙多；
土豪惡霸凶如虎，
窮人的眼淚流成河。

河水滾滾翻浪波，
沿河兩岸英雄多；
俠肝義膽驚天地，
慷慨悲歌壯山河。

自從來了共產黨，
黑夜之間出太陽；
革命烈火燃不盡，
勝利的紅旗到處飄揚。

第一場

時 間 一八九九年，秋末，下午。

地 點 河北省中部大平原上，滹沱河北岸。一條殘破的千里大堤橫貫在荒涼的原野上，在它枯瘦的懷抱里翻滾着汹涌澎湃的滹沱河。堤旁歪着一座破旧的河神廟，廟前有一口巨大的銅鐘，銅鐘上鑄着金色的花紋和閃閃發光的鐘文。古鐘和破廟相比，極不協調，這破舊的小廟顯然是在大廟坍塌后因陋就簡重修起來的。河神廟後有一棵已經死去半邊的枯柏，干枯的樹干俯視着古鐘。河的对岸遙遙隱見一片遼闊的平原和稀疏的村落。

〔幕啓時陰雲密布，沉雷轟鳴，秋風呼嘯，河水翻滾；不時傳來蛭蛭的悲鳴，這已是深秋季節。〕

朱老巩 （五十多歲。高大身材。上身穿一件左大襟大銅扣靛藍色小夾祆，下身穿一件寬大的紫花土布褲，黑腿帶、白布袜、藍土布靱鞋。他面向滹沱河，屹立在古鐘旁，背後垂下一條三尺多長的大髮辮）滹沱河呀！滹沱河。（雷聲、他轉身摸鐘）古鐘啊！古鐘。（雷聲）我朱老巩豁出這條老命不要，也不能讓馮蘭池把你毀掉哇！〔一老汉惶恐地上。〕

老 汉 （悄悄地）大侄子，大侄子！

朱老巩 叔叔！什麼事兒？

老 汉 （氣喘地）我有個話兒跟你說，听呢，算着；不听呢，就算我沒說。

朱老巩 你老人家坐下。（扶老汉坐在古鐘旁）

老 汉 听说，馮蘭池今天要砸碎这口古鐘，这是真的？

朱老巩 嗯！

老 汉 噢！人們还说，你要护住这口鐘，出头和馮家拚命，这也是真的？

朱老巩 是真的。

老 汉 （一惊）哎呀！老天爷！你捅这个馬蜂窝干什么？咱小家小主的，能斗得过人家？再说，这古鐘又不是咱一家的，你管那么宽干什么？

朱老巩 不！叔叔，这口古鐘，就是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公地的凭証啊！他馮蘭池是要砸鐘灭口，霸占四十八村的公产，咱不出头誰出头呢！？

老 汉 唉！忍了这个肚子疼吧！誰讓咱穷呢？沒法子。多少輩子啦，都是窩着脖子活过来的，躲还躲不及呢，那能按着脑袋往火坑里鑽哪！

朱老巩 哼！讓他們欺侮死也是个死，左不过是这么回事儿啦！

老 汉 别！可别呀！那末一来你可就交上歹运啦！

朱老巩 叔叔！我知道你老人家是为我好，說别的，我都听你，这个事儿，我是主意一定啦！

老 汉 孩子！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咱怎么惹得起人家馮……

朱老巩 （打断）哼！他馮蘭池不砸鐘便罢，他要是非砸不可，我这一罐子血就倒給他了。

〔沉雷轟鳴。

老 汉 大侄子……

朱老巩 (以手制止) ……

老 汉 (搖着头) 唉！玄哪！玄哪！

〔远处小虎子跑来。〕

老 汉 (發現有人来，慌忙的往相反方向退縮) 孩子，你还是仔細地掂量掂量吧！（急下）

〔小虎子跑上。〕

小虎子 爹！爹！我姐姐說，你要再不回去吃飯，她就給你老人家送来啦！

朱老巩 虎子！对你姐姐說，爹不餓。

小虎子 爹，你兩天沒有吃东西啦！

朱老巩 說不餓就不餓嘛！

小虎子 要不，我給你拿兩個餅子去！

朱老巩 不用！

小虎子 爹！

朱老巩 (撫摸着虎子的头) 虎子！爹吃不下去呀！

小虎子 (依偎在老巩身旁) 爹！

朱老巩 虎子！如今你也不小了，万一爹有个三长兩短，你可要听姐姐的話呀！

小虎子 爹！你怎么啦？

朱老巩 唔！没什么……

〔小志和匆匆上。〕

小志和 老巩叔！

朱老巩 志和呀！什么事儿？

小志和 （不語，拉着老巩的胳膊就走）……

朱老巩 什麼事兒啦？快說！

小志和 嗯！……

朱老巩 你這孩子呀！真是個肉蛋，什麼事兒你倒是說呀！

小志和 我爹說，讓你到我家去一趟。

朱老巩 好！我去。你們倆個都過來！

〔小虎子、志和都站在鐘跟前。

朱老巩 看！這口古鐘好不好？

小虎子 好哇！

朱老巩 馮蘭池今天要砸碎它，你們干不干？

小虎子 他敢！

小志和 那還行！

朱老巩 對！你們好好在這兒守着，不許遠走，要是有人來砸鐘，趕緊跑去叫我！

小虎子 嗯！

小志和

〔老巩向小嚴村走去。

小虎子 噢！怪不得我爹整天守着這口鐘呢！咦！志和，要是真有人來砸鐘，你敢不敢揍他們？

小志和 嗯，你要敢，我就敢。

小虎子 你不怕呀？

小志和 你不怕，我就不怕！

小虎子 不怕就好，咱倆先試巴試巴，你裝馮蘭池，我裝我爹。

小志和 來！（一挽袖子走向鐘）我要砸鐘！

小虎子（搶步攔阻）不許砸！

小志和 我偏要砸！

小虎子 我叫你砸！（拳打脚踢只三兩招就把小志和打倒了）

小志和 哈！你真打呀？

小虎子（天真的）到时候不真打怎么的。

小志和（不服气的）来！再来一回！

小虎子（突然的）打疼了可不許哭！

小志和（坚决的）不哭！

〔二人拉好架式，一招一式的打起来。灵姐跑上，見状急急阻攔。

灵 姐 虎子，你們俩这是干什么？哎呀！別打啦！（从中拉开）

小虎子 姐姐，你閃开！

灵 姐（站在二人中間）要打，打我吧！

小虎子 哎呀！俺們不是打架，是演習呢。

灵 姐 什么演習不演習的，咱爹呢？

小虎子 到老祥大伯家去啦！

小志和 嗯，到俺家去啦！

灵 姐 你呀，净知道玩儿，我讓你干什么来着？

小虎子 爹說不餓嘛。

灵 姐 快去叫咱爹吃飯！

小虎子 咱爹叫俺們俩在这看着鐘，不許走！

灵 姐（对二人）我替你們看着。

小虎子 不行，一会还要打架呢！你怎么能行。

灵 姐 真打起架来你们俩就行啦？

小虎子 哼！好嘛俺们还练过两天少林拳呢！你哪？

小志和 （附和地）哎！

灵 姐 （无奈地）好，那我去。（向小严村方向下）

小虎子 嗯！你看着那边，我看着这边。

小志和 嗯。

〔朱小明手持放羊鞭，边跑边喊上。〕

小 明 老巩叔！老巩叔……

小虎子 小明哥！

小 明 小虎子！我老巩叔哪？

小虎子 什么事？

小 明 （悄悄地）刚才我在村边上放羊，看见两个扛油锤的进了馮家大院了。

小虎子 嗯，准是来砸钟的！

小 明 （匆忙地）得快去告诉老巩叔。（欲下）

小虎子 小明哥！我们去，你还是去放羊吧。要不，馮蘭池又该拿鞭子抽你了。

小 明 （坚决地）不要紧。（又欲下）

小虎子 （极力阻挡）明哥哥！

小 明 好，那你们俩快去！（返身从原路跑下）

小虎子 志和！快去叫我爹。

小志和 哎！（去而复转）剩下你一个人不怕呀？

小虎子 （命令地）快去叫我爹！

小志和 哎！（跑下）

小虎子（看着西鎮井，自語的）好小子！真的来啦！（靠鐘站着）

〔銅匠甲、乙肥头大耳，身着小打扮，肩扛油錘，大搖大擺地向鐘走來。〕

小虎子（挺身攔住）你們是干什么的？

銅匠甲 看看這銅的成色，（一手扒開小虎子）起來，起來！

小虎子（堅強的）不許看！

銅匠甲 嗨！這是誰家的野孩子！跑到這來……

小虎子（乘勢“拍”的給了他一耳光）叫你罵人！

銅匠甲（惱羞成怒）你這個小兔崽子，敢打我的臉。（脫鞋追虎子）

小虎子（急向小嚴村跑，邊跑邊喊）爹！爹！

朱老巩（一個高大而健壯的農民英雄，急急走上，後跟小志和）
干什么？有什麼事給大人說吧！我就是他的爹。

銅匠甲 太野性了，動手就打人！

朱老巩（向虎子）你為什麼打他？

小虎子（憤憤的）他要砸鐘么！

朱老巩（對銅匠甲）是這麼回事嗎？

銅匠甲（強硬的）是這麼回事！

朱老巩（控制着）這鐘是你們的？

銅匠甲 花了錢就是俺們的！

朱老巩 你們把錢花給誰啦？

銅匠甲（狂妄地）花給千里堤的董事馮大爺手里啦！

朱老巩 那，你去砸馮蘭池！

銅匠甲 (一怔) 你是干什么吃的?

朱老巩 老百姓!

銅匠甲 叫什么名字?

朱老巩 姓朱, 叫朱老巩!

銅匠甲 嗨! 我当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 哼! (去拿錘)

銅匠乙 (見狀猶豫地) 着什么急呀!

銅匠甲 砸嘛! (舉錘欲砸)

朱老巩 (甩掉上衣, 搶步上前, 奪過油錘, 飛起一脚, 將銅匠甲踢了個倒栽葱) 去你娘的吧!

銅匠乙 (驚訝地) 你!

銅匠甲 (氣極敗壞地) 好, 好小子! 你敢動武!

朱老巩 有種的你再來!

銅匠乙 (見勢不妙, 急改變主意) 哎哎哎! 相好的, 有話好說, 別傷了和氣!

小虎子 (示意志和) 志和, 快去! (志和急下)

銅匠甲 (胆怯的爬起來) 好, 你等着, 我斗不過你, 有人斗的過你! (倉惶地順來路溜下)

朱老巩 (向銅匠甲背影) 你把老天爺搬來, 他也不能動這口古鐘!

銅匠乙 (奉承地) 你先消消氣, 抽袋煙!

(看熱鬧的群眾聞信後, 從四面八方陸續趕來。)

銅匠乙 相好的, 這……咱可是遠日無冤, 近日無仇啊! 這口鐘是我們花錢買的呀!

朱老巩 那是你們的事。這口古鐘, 誰也不許動!

〔馮家的四打手急忙奔上。

众打手 閃开！閃开！（边喊边推开众人）

〔路閃开了，身穿緞子袍，手提鳥儿籠子，年輕的馮蘭池耀武揚威地上，后跟着管家李德才和众打手。

馮蘭池 （狂妄的）誰他娘的活的不耐煩啦？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朱老巩 哼！（向一边走去）

馮蘭池 （走近老巩，挑衅的）誰敢阻挡砸鐘卖銅，誰就把全鎮井鎮的賦稅銀子拿出来！說吧！誰敢！

朱老巩 （把垂在胸前的辮子甩到了肩上，向前跨兩步，一拍胸，挺身而出）我朱老巩就敢！

馮蘭池 （諷刺的）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算什么东西！

朱老巩 （一把抓住馮蘭池的腕子）姓馮的，你嘴里要干净点！

馮蘭池 （一反腕子甩开老巩）放开我！我卖鐘关你朱老巩什么事？

朱老巩 鐘是大伙的，你卖鐘問过大伙沒有？

馮蘭池 我是千里堤的董事，区区小节，本人有权做主！

朱老巩 这是四十八村的大事，你做不了主！

馮蘭池 你胡說，这鐘明明是鎮井鎮的官产。朱老巩，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扭？

朱老巩 幸亏我还認識兩個字，你唬不了人！（伸手抓住馮蘭池，大步跨到鐘前）来，你念給大伙听听！（指鐘上鑄文）

馮蘭池 （甩开老巩，狡賴地）我，我看不清！

朱老巩 哼！（冷笑）你不敢念，我来念：“明，嘉靖三十五年，滹沱河下梢四十八村，为修桥补堤集资购地四十八亩，恐口无凭，鑄鐘为証”。你說，这是什么意思？

馮蘭池 （慌乱地）这、这都是那些游手好閑的人們无事可做，瞎往鐘上鑄的字文。

朱老巩 什么？

馮蘭池 这是居心詭詐！

朱老巩 馮蘭池！天地良心哪！你說，你为什么要砸碎这口古鐘！

馮蘭池 我砸鐘卖銅，是为了替全鎮井鎮交田賦地稅！

朱老巩 （理直气壯地）东西鎮井鎮有一多半土地都是你馮蘭池的，你替誰交租？

馮蘭池 （理屈詞穷，张口結舌）这……

朱老巩 你替誰納稅？

馮蘭池 这……

朱老巩 你說！

馮蘭池 这……

朱老巩 你說呀！

馮蘭池 这，反正我是为了乡亲们好！

朱老巩 你說这話亏心不亏心？

馮蘭池 （逼近老巩，恶狠狠地）那你說我是为了什么？

朱老巩 我說，你是想砸鐘灭口，霸占河神庙前后这四十八亩公地！

馮蘭池 你胡吡！

朱老巩 这是实情！

馮蘭池 你血口噴人！这四十八亩地，早就成了馮蘭池的了！

朱老巩 （气極）什么？

馮蘭池 （从怀里掏出文契）看！現有紅契在手！

朱老巩 拿来我看！（馮急躲）馮蘭池呀！馮蘭池！（憤怒之極）乡亲们！乡亲们！（双手抱拳对众）乡亲们哪！誰不知道河神庙前后四十八亩地一直是咱們四十八村的公产哪！可是他馮蘭池串通官府，仗凭刀笔行事，硬把四十八村的公产变成他馮家的祖业。（头一暈险些栽倒，众人扶住）

（一声沉雷轟鳴。

老祥妻 （向前扶老巩）老巩兄弟！

小虎子 爹！

〔群众見狀紛紛議論：“馮家太霸道啦！”“哎！沒法子呀！”“我看这事要鬧大了！”“咱还是离远点！”

“不！我非看个水落石出不可！”“說什么也不能叫他，砸呀！”“算了吧！咱斗的过人家呀？”……

馮蘭池 乡亲们，我是为了你們大伙好，別听他胡說八道！

朱老巩 姓馮的！今天咱們当着大伙，得把这笔老賬算清楚！鐘是誰的，地是誰的，要是算不清楚，我叫你走不了！